

928
力
4

河南先生文集

四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議 代耿傳作

議攻守

用屬國

按地圖

制兵師

備北狄

議攻守

夫西戎之弗庭久矣自繼迂盜起羗胡覆沒靈夏
四州常嚴兵戎寨民困於饋輓然國家以至仁
爲念誠乎黷武不愛七州之地委以旄鉞之重侯
王許其世及金帛豐其歲給恩賞既厚虜志益驕
蓋嘗有恭順之心修職貢之事含容養養四十餘



年迄于胡雛遂肆逆節自今春朝廷選命將帥
分守邊郡轉輸兵甲修峻城壁三秦之人已聞騷
動荷宿兵塞下曠日持久守禦之備雖嚴供饋之
力必屈此則方今自守之害也若興兵度磧虜必
遠遁求戰則不可得欲歸則爲所乘此又蹈至道
之師也切計爲元昊之謀者不過中國外叛之
人與北方桀黠之虜耳彼知中國重于出師利在
守境教元昊以輕騎擾必離然後疏爵賞以招
其酋豪舉大軍而覆其巢穴第河湟之黎康復漢
唐之封略可計日而得矣若徇悠悠之談以太平

既久兵不可動但執保邊之說使邊城將師擁重
兵據堅壘人人爲自固之謀臣恐數年之後財匱
力屈恐朝廷之憂不在元昊也謹上

用屬國

昔漢發羌胡之兵夷郅支之壘唐出迴鶻之師平
幽陵之叛前世得夷狄之効者多矣乃者凶渠旅
拒方議問罪而喙斲羅者輸誠款請加討伐陛下
下講柔遠之略嘉憬俗之意爰詔有司撫納其使
特假將鉞之重委以專征之任金幣溢于穹居官
爵延于渠帥此誠得以夷狄攻夷狄之策然西戎

貪而無耻不可待以誠信况唃廝囉項在先朝僻處西裔自恃犬羊之衆復信立遵之祇嘗抗章陳請莫復舊號犯我亭障及天水之境自爲曹瑋所敗殺戮過半遂竄跡荒服幾三十載今者砥厲聖德迴首面內當於制馭之道思適權宜之要昨聞專遣使者來告我捷率多兵仗之類曾無俘馘之獻舊傳唃廝囉之牙去平夏僅三十里彼嘗與大邦爲讎豈有一朝翻爲朝廷悉力而伐叛哉恐未得其誠効徒市虜以徼利耳爲策之要莫若擇朝臣之有材畧曉機事者由吐蕃使于迴鶻察其

情僞而與之爲約使其出兵俟有所俘斬然後計級以金帛賞之戎狄之性貪于財利理當奮命仇賊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敕邊郡險其走集遠其斥候使賊至野無所得城不可及而觀釁蓄銳發機擊之蔑不克矣保塞羌胡亦不減七八萬

候塞羌胡謂折李三

族及明珠白馬部落之類常若邊臣之侵漁故屢有翻覆宜申

敕鎮戎厚加撫馭賜堅甲絮衣利兵勁矢命諸侯監護使分路進討彼救左則攻右救右則攻左賊必疲于奔命且彼進無攻劫之利退有牽制之患數年之間克黨必潰則可係大慙而戮崇街告成

功而薦祖廟矣謹上

按地圖

昔始皇之謀六國銳求督亢之圖充國之制西羌
首上金城之略漢光武每議發兵先按地輿唐賈
耽芳爲名相亦以華夷著稱則知圖謀之典歷代
爲重 國朝自繼遷之叛弃磧西之地年祀已遠
圖書亡逸故其道里之迂直山川之險易世人罕
有 詳悉者元昊七州之地兼黨須之衆計其兵
不過十餘萬而僭竊大號敢抗天威必須分兵境
上張攻城略地之勢以備王師之誅討今傳聞公

邊諸州皆有賊名抄掠且北起天德西盡儀渭合
環十餘郡皆壓賊境賊兵不十萬不能布列諸路
則其勢亦分矣 朝廷圖任詩書之將調發精銳
之卒副以屬國羌胡邊城射士塞上之兵不下二
三十萬然而限以流沙之阻山回遠莫敢進軍故
未能拔朔方之城馘元昊之首使其游魂于疆場
之外者幾一年矣近者王文忠潘湜失利皆以不
知山川險易爲其邀擊此不按地輿之失非戰士
材武之劣也昨聞屯田員外郎劉復曾進西鄙地
圖頗亦周備平夏圖謀祕府及民間當有存者

伏望博加求訪命近臣叅較同異形于繪素而頒之于邊將俾其見利則按圖而出師寇出則分兵而守險此禦戎之急務也惟陛下留意焉謹上

制兵師

夫制軍詰禁有國之大事忘戰必危聖人之至訓故秦人以極武而喪天下穆宗欲銷兵而失河朔則軍旅之際係強弱之本可不務乎昔在上古井田之賦詳矣降及唐漢亦調民爲兵唐自天寶之亂法制始紊于是四方諸侯皆聚重兵以自封植五代不經粵有黥溫自茲爲兵者不復知農耕之

事惟坐而待食仰給縣官因凶相襲迄今不易

國家誕受天命光有萬國太平之運乘將百年然而食廩虛竭無豐羨之畜百姓凋弊有愁歎之聲究索其原皆兵之害計今四方廂禁諸軍殆至百萬其不可用者且半則冗食耗國固可知矣居常無事之際誠難更張今朔方不庭邊鄙聳動且契丹與元昊舅甥之族壤地相制勢同輔車又必連衡朝廷亦當虞北虜之變而預爲之防今禁御重兵盡戍西鄙若北虜伺隙竊發爲患不細方今之宜莫若于秦晉趙魏齊魯之間置土軍三十萬

度州縣版籍下民之數而分其部伍擇里富強武
力之人而列爲將校每歲農隙督之講肄舉漢世
故事命郡將臨試且農人勤力率皆壯健旣隸戎
籍服于訓練不日則盡爲精兵無事則俾之力田
有警則發之禦寇縣官無尺帛斗粟之費而享富
國強兵之利矣夫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今因
戎狄之釁而制軍旅之法此其時也在 陛下施
行而已臣料北虜之計以爲元昊之叛若數年之
間兵革不解國家士馬疲于西鄙物力困于中原
則必恐擁衆渝盟求逞其欲今若按民籍而科兵

當農閑而講事武威震于外財用豐于內雖使冒
頓復出結贊載生亦無以施其略若以軍戎之事
重于更張則空分遣使臣盡選廂軍之伉健者配
隸禁旅仍詔郡國罷募此輩茲亦豐財節用之一
術也前史有制人之談孫子著伐謀之說在於此
耳謹上

備北狄

夫戎狄爲患厥惟舊矣自黃虞而降迄于隋唐與
時盛衰寇盜中國益以生知騎射之方俗鍾貪悍
之性樂于戰鬪不知仁義故弱則降附強則侵叛

爲國者審其馭之之術而已馭之得其道則陵犯
之謀寢失其道則陸梁之心生秦漢專尚武功生
事先外不輟利害交相侵伐戎狄雖衰而中國亦
困矣未爲策之善也夫善御戎狄者在乎任將帥
訓士卒積金穀利器械無事則守有警則戰故守
則有威戰則必克無他道也重威嚴備而已漢宣
帝之朝呼韓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俟其政令背錯
上下乖亂然後取之未有無事而興兵時安而去
備也 太祖皇帝以聖姿承五代之弊僭僞之國
綦布天下中州之地纔方千里西疆秦隴南封江

漢北不過潞惟東暨于海 太祖委任將帥奮揚
武德十六年間未嘗有戎狄之憂因元係庸蜀之
方開荆衡之域東平建鄴南拓番禺廓海寓之伏
浸板皇綱之解紐 太宗繼武吳越清吏乃親總
六師問罪三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于是覽禹貢
之舊疆憫幽陵之汙俗屢遣良將喪行有城壁皆
以郡縣爲名有民人皆以耕桑爲本雖引弓辮髮
未盡格于漢儀而紀號設官殆有殊于戎俗矣意
者豈皇天將使臣屬于我俾自變其俗耶抑其君
臣將革其政教謀戕害于我耶且 國家自雍熙

端拱之後迄于澶淵之盟未嘗得志于北虜今又其俗方改政令作法度竊觀其意似有貪漢之心焉夫北虜者易以威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而今之繼好弭兵逾三十載彼豈知仁義之方保盟誓之重或正以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歲貪金帛之厚賜耳合西戎不庭師旅于息不幸年穀凶歉民力虛困則虜必伺隙乘便畱我信使擁其腥羶之衆加以幽薊之師暴犯邊陲必爲深患矣夫備預不虞武之善經也 國家得不思爲之備者乎既思爲備則宜講求將帥之材制定兵戎之法

鈞利器械儲積金穀俟其蔑弃信誓侵盜邊鄙奉辭則我直以戰則我壯是以激士卒之心折醜虜之勢然後鼓之以 聖德臨之以兵鋒復全燕之舊疆述神宗之先志無易于此矣謹上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申狀

申陝西招討司狀

申棟選軍馬狀

申軍前事空狀

乞招清邊弩手狀

申鄉兵教閱狀

申鄉兵弓手輪番教閱狀

申和顧人修城狀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秦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申揀選軍馬狀

據前益州司戶王緘相示一書藁其書訖宋察推
上呈內一事說邊卒年六十以上退在近地似有
可采昨日見龐待制言邊芻甚貴弱馬空令內地
飼養酌此二說欲令延州芻馬作三等上等雷禦
邊次等鄜州下等河中並且飼養候馬肥却令往
延州候到逐處揀選內軍人有武藝者別配與馬
使令却赴舊處若在延州便令換馬其步人年六
十上便且令在河中駐劄不令在鄜州者慮以騎
恐人人來換好馬鄜州所屯皆精兵

軍專以馬步人專以年貴不相礙不拘人數令人
員分處管係內此可以分延州大將來兩處事體
似允既有所聞便合陳答可否乞賜裁酌

申軍前事空狀

右某自今月十六日見西路巡檢探報到吳賊事
空賊衆見在大王井長城嶺牛羊拍井鼠寨等處
共約十一萬續又探致賊衆于十五日過長城嶺
來不知人數尋却回舊處者某體問到上件地里
並屬宿州與保安軍相接本州已牒都監未供備
赴保安軍駐劄十九日已起離去訖切緣今來趙

春
卷之四
部署在金明張龍圖又不兼本路軍馬公事切慮
緩急賊衆侵擾臨時處置事無統一伏乞速賜詳
酌別降指揮

乞招清邊弩手狀

右某近會問到同州近准樞密院劄子添招本州
禁軍支例物錢拾貫文廂軍支例貫文其禁軍別
無軍額亦無等伏未曾添招者以某所見本州見
今于本城諸軍揀到清邊弩手准宣命依保捷請
受其保捷屬侍衛步軍司續是就糧禁軍卽清邊
弩手亦合係步軍司禁軍名額欲乞下本州依樞

密院劄子內所支禁軍例物添招清邊弩手依上
京第三等人材五尺二十已上或不以人材尺寸
只誠路弩手及兩石以上少壯者招充所有廂軍
例物會問到同州旣只支錢四貫文今恐添錢太
多只支錢六貫文貴得允當乞賜裁酌指揮仍乞
遍下攻西諸州施行伏俟 台旨

申鄉兵教閱狀

一近降指揮內有所管指揮多少及人數不定去
處卽不拘指揮人數多少各均分爲三番須管子
一季中教遍切慮諸處只就人數均分臨時併合

春峯閣
卷之四
三
在別指揮或別都分不就本轄將較一處教習難以整肅欲乞三指揮以上並就金指揮教閱只如
有四指揮處兩指揮作一番餘兩指揮各爲一番
指揮更號並依此例其兩指揮處即以一指揮作
一番余一指揮分作兩番並就金都教閱更不均
分人教只有一指揮者亦依此例一月一替一年
得三箇月教閱所貴均平或只定作三番於一年
內擇三個月農忙之際免教亦不廢三箇月教閱
之實

申鄉兵弓手輪番教閱狀

一體問同州第四等第五等人戶多無弓弩當教
閱時逐旋借用雖有指揮官中良給錢數又緣只
支得五七百文今問得弩一枝錢一貫五百文足
弓一張錢七八百文足大率家貧少錢添助其間
人材其有少壯者似此教閱恐不精熟某欲乞應
係第四等第五等人戶如情願投清邊弩手者與
免本戶下弓手其第二等以上不得免放

申和顧人修城狀

一昨日曾聞欲和顧人夫修築延州外寨某以謂
虜衆壓境必無應募者若幸富民自募則取庸過

多加之預借庸直方有往者既往之後一聞虜衆
虛聲必紛然潰散既無姓名收捕須合富室再募
恐奸猾太宰大族重困不若令鄜州和顧人夫或
添富室自募既然遠役則顧直有限兼應募者必
衆却那鄜州兵大往諸寨應役似濫允當

一金明所駐兵士將合請口食之勝半細計到白
麩斤半若作麩餅三箇充一日食衆必大便逐日
依舊令火頭煎湯俵食即恐磨戶只磨空麥即白
麩大貴也斟量所磨之數官收其半庸久給與麩
則磨戶元校者以麩數少即令間日或三日一次

今請白米其自來軍行非次除日食合散饑餬數
目並依舊例支散即不以此充數或有疑難者乞
曉示諸軍兵士情愿請口食白米者亦聽則衆情
可知兼今後常作準備每遇軍行各給與三兩日
食免至塗中作飢或聞寇至則不暇食又省得預
辦軍儲以致不虞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前日某所論事退私有所未盡謹具條陳如左一
所論保安成主某雖石聞其威名亦未詳其綏御
何如耳今虜衆壓境守將非大不善則不當更置

且當以材者輔之者輔之者堪其事則代之不爲
悅大凡敏于事者使之臨郡縣布威樹化即日而
民洽者有之若要審上下之情僞練守禦之要害
軍須物數周知其用雖使期月猶恐未盡今虜之
來朝夕不可料恐新者雖材而不暇施爲舊者或
練習而不擾也

一事所論爲將恩威某謂恩貴 于周威則猶一
而警百也昧者或反是樹恩以私于人故人有竊
議厲威以束其下故洵洵反怒蓋任于威而偏于
恩也撫循以示恩則衆無不洽號令以申威則犯

者獨誅如是法且立而怨何由興哉又聞用刑寧
失于重不當失于疑昔張尚書王文康在屬犯盜
者多死失于重不害也傳聞曹武穆嘗用人言誅
一詢舍者以其誹謗語又近日苑振武重罰優人
謂其慢已此三者人或疑其罪武穆至明振武至
恕及其以疑而用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輕罪
而加重辟也

一事虜聲言取劉懷忠近人率衆過長城嶺却還
故處雖候者未必皆實就如此言恐虜勢稍東且
保安城堅今承其聲又益以朱吉戍兵三千虜若

果來使胡劉二族附保安不與之速戰稍進金明
之師以爲聲援則虜未有得也所慮者虜前以數
萬攻承平許懷德以數千兵往投虜不測而道後
知之必咎前策

秦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秦州軍州事
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奉台旨與崔懿同于寨
北納五里已來標立堡子今日某日與崔懿將帶
手下兵士等到彼中立標竿次不委蕃賊于谷內
揚塵挑鬪某與崔懿商量令寨戶向前體探其寨

戶等被蕃賊越惹鬪敵崔懿慮恐傷折着寨戶尋
領手下兵士向前救應亦是被蕃賊越惹鬪敵崔
懿尋令人于某處告急某尋令指使張某量帶兵
士往前策應良久亦是越惹押退不淖某又慮傷
折着兵士尋部領手下兵馬向前救應其蕃賊見
某兵士向前鬪敵即便敗走殺不蕃賊不少遂旋
拖拽去斫到人頭若干個搶排旗鼓若干件燒蕩
却族帳若干坐所有某等即不元奉招討指揮領
兵破蕩作過李宮族帳只是奉招指揮于寨北約
五里已來操立堡子不委被蕃賊越惹又恐傷折

春
卷之二十四
九十四
首先去寨及續去崔懿手下兵士所以向前救應
乘勝趕起十五餘里指使張某燒蕩却上件族帳
所有某手下兵士有虎翼等三十五人傷中謹具
狀申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申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分析公使錢狀

申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于乾華州聽候朝

旨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右某今相度到瓦亭寨地形窄隘兼本寨四面俱
無戰地若駐大兵在彼如賊馬入寇以至却回雖

見得可以襲逐又緣地勢難以出兵若賊馬自涇陽谷入來倒把定彈箏岐路則彼處兵馬進退不得兼頭回時或却往涇陽谷云亦無有扼其歸路以此駐劄大兵不爲穩便自本寨以西直至師子堡以來盡在谷道及兩面來路頗多俱非控扼之處今蹈行到安國鎮堡子下而大川內西控瓦亭大路北當涇陽谷口自來太鎮雖有重壁又却在南坡上絕然高峻裡面又無人戶居止其居民皆在城外城下居住去年盡遭燒蕩今復于上件大川內修建城寨一所將來如遇賊馬入寇即將昨

來預議指揮部署下瓦亭兵馬却移在此處即東西北三面俱出將兵馬如未欲出戰即足爲諸處聲援堅壁指重過其奔衝如見得賊勢可以襲逐即自據勝地排布軍馬兼分擊游兵照管得北原上賊馬來路所有接應鎮戎德順兩處雖比瓦亭遠着四十里其如不拘困却兵勢可以遠作聲援況鎮戎德順壁堅固逐處戰守兵數與舊不同若且令固守即不妨分壁奇兵接次應援設使部署兵在瓦亭駐劄雖與逐處相近亦不可輕出天兵以此利害分明令寫畫到地圖并計科到功科狀

一本謹具狀申宣撫使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一沿邊弓箭手自來每遇賊馬入寇並各潰散益緣逐地分各令守把多者不過一二百人當苗稼成熟之際此中鈔劫足能禦拜若遇賊兵大至則須至逃潰況今來已定正月則未能卒破求戰則不與之較既勝負未分必無深入奔衝之理如使弓箭手及巡檢兵士防托守把若非迎戰敗衄則必望風驚潰自然成壘震懼大軍喪氣此亦取敗之一端欲乞更不降指揮諸處于邊壕守把防托

所貴不致敗

一將來賊馬若的然于秦鳳路寇掠本路除合差那兵馬救援外緣山外與秦隴地里相接本路署將帶兵馬赴德順軍駐劄及差那驍勇將士與山外巡檢劉滄同于靜邊准備賊兵頭回覓便邀擊却今見令彭陽城駐劄

一將軍馬赴瓦亭照應某上覆招討侍郎日近邊報益多慮恐必來入寇某輒有所見軍行利害數事雖與部署諸官熟議皆合緣皆是出戰官員今所議持重不戰即難爲連署謹附管內机空右輅

詣節下乞賜詳酌早降處分

分析公使錢狀

准公文准都轉運司牒准敕據陝西都轉運司體量到洙前知渭州借過軍資庫錢糧等取問洙曾與不曾于省庫內支借著錢銀作何使用自後曾與不曾交還具逐件招承文狀者

右具如前洙先於慶曆三年七月內奉敕差知渭州到任後取索到前知渭州王沿已後支用公使錢體例計度每年合使錢數及勘會到本州見管指使使臣及郡虞候已上共六十餘人主兵官及

通判職官參謀等近二十人共八十餘人逐日例破當食納計錢共七貫每月計二百一十貫逐月五次聚食一次張樂共約錢三十貫文每季一次大排管設軍員二百貫非次專使撫問或教場內軍員喫食官員射弓及添助造酒糯米并節辰送物逐季又約一百貫文每一季都計使錢一千貫文依此約度每年合用錢四千貫文王沿在任時支公使錢三十貫後來除依王沿例別給米麥外只支錢二千貫勘算每年合少錢二千貫洙遂訪問勾當官吏等所少錢作何出辦其人等並言自來于諸處回易可以得足洙遂體問到前來張亢在任日并隣近州郡涇

州鄭戩慶州滕宗諒將銀往西川收買羅帛及買上京交鈔并令人解州般鹽計三處回易鄭戩布將銀于西川及秦州收買羅帛并買上京交鈔亦是三處回易即不令人于解州般鹽洙相度得差人解州般鹽委是不使其西川又緣地遠難以差人往彼只可于秦州買物及上京交鈔兩處回易其勾當人兼言將銀入西川則利息甚多若只于兩處回易恐支用不足洙即不曾聽從兼體問得諸處及本州自來並是於軍資庫或隨軍庫支撥係官錢作本回易有此體例洙以本州除逐季請撥公使錢外別無不係省錢若不于官庫支借即無由得

錢回易實曾遂度印押頭子委勾當人于軍資庫支借錢銀往秦州回易及收買上京交鈔並係公用庫赤曆支收知州通判鹽官通捍即不一一記得貫伯兩數及支出月日今看詳陝西都轉運司奏狀稱借出錢二千貫銀五百兩委是洙在任日借出是實兼洙記得只二次令人將銀往秦州收買羅帛一次令人將交鈔上京其秦州羅帛即是洙在任日買到令勾當官員使臣依市價賒買與諸邑人共上京鈔交回買到物帛即是洙離任後來有狄青程勣王素相繼知州即不知于何人任

內除散與人兼陝西都轉運司已磨勘到見欠錢人計二百七十九戶即是已見得錢數歸着今乞令渭州勒勾當人錢折洙在任日所借到錢銀回易到物色多少是元借本錢多少是收到利錢若干於洙任內收係若干於後來知州任內收係其軍資庫元供出本錢及銀于是何年月却于本庫送納即見得交還與未曾交還又緣洙于慶曆三年八月內到任九月後便值西界事宜緊切洙與主兵官員逐日隄備略無暫暇雖累准 朝旨令凡有管設不得減削及許令回易洙只是委管勾

當使官員及公人等一面主管回易及支收使用其買到物帛亦不曾親自點檢所有上項分析每年合使用錢數並是小作納筭計仍乞取洙離任後逐月所支過公用錢數細定月分與洙所約度到費用數目比類方見使用的數所分析前項事理並皆詣實謹具狀申河東轉運司謹錄狀上

申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於乾華州聽候

朝旨狀

某昨自潞州赴渭州制勘院照對公事至永興軍經陝西都轉運司陳狀爲先曾知渭州涇州將來

奏案後若在邊上州軍聽 敕切慮於事體不便
及邠州永興軍又是前兩府知州亦難以在彼欲
乞于乾華州聽候 朝旨如該合收禁亦乞依條
貫施行自後即未知都轉運司曾與不曾聞奏洙
已於六月十日蒙制勘院責保送渭州知在見在
館驛內安下比至伺候 敕命須是一月以上切
緣洙去年方離渭州即今本州官員多是某在任
日到任館驛內人有衆官安下常有官員往還事
體洙屬不便伏望四路安撫資政特賜據狀備錄
開奏并詳某前于陝西都轉運司所陳事理早降

指揮伏候

台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代春秋

梁太祖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
汴州爲東都改京師爲西都五月李思安帥師及
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東都征潞
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
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六月戊申淮南
張顥弒其君偓吳人誅張顥秦人來寇雍州同州

劉知俊敗秦師于莫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
丁丑帝西征次夾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
朗州殺雷彥恭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
祀上帝于圓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
知俊伐秦克郿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
殺雍州王仲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秦辛亥
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守光伐滄州
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
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接晉州晉人還師十一月
甲午帝告謝于圓丘秦人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

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薨八
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
己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
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于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
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
月晉帥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
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
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方興克鹽州十一月壬

長帝西都復位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秦強進次
修縣圍之晉人救僭帝還師滄州張方進以地來
歸四月己丑帝遂幸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
都薛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于寢
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
攻河中晉王救河中西都晉人來取揚劉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
帥師侵晉攻揚劉晉王救揚劉彥章及晉王戰彥
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環殺謝彥章賀環及晉王戰

于胡柳破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環師敗績晉人取
濮陽鄆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三月兖州張守
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環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
月王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兖州誅張守進十
二月王瓚及晉王戰于河 瓚師敗績

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六月劉鄩帥師圍
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
鄩師敗績

龍德元年二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四月陳州

友能反師圍陳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月晉閻寶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於戚城思遠帥敗績定州王處直爲其子都所廢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誅張文禮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鄆州五月王彥章輩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晉帥奔德勝北城保揚劉王彥章困揚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帥敗于中都彥章没于師晉師迫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

月秦王茂正薨盜據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
帝畋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
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
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
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韜段
凝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
崔協薨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
七月誅毛璋荆南高季興順命赦

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九月東
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
鄴國公仁矩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
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州誅董璋
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
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爲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
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

和殿

愍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卯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符彥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恩同帥歸攻鳳翔不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彥滅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沒于師康義誠以師叛戊辰帝遜于衛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寅帝崩于衛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代春秋

後唐末帝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嶽陵八月蜀王知祥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閏王延鈞薨火饑

二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師討平之

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達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州延州軍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晉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迫京師辛巳帝崩于玄武樓

晉高祖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鴈門以北地賂少帝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於鄴都八月高行周

克秦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皇帝於顯

陵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開運元年正月契丹陷興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甲寅帝還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閏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義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祁州
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
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
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
叛以師入于契丹皇甫遇沒于師相州張彥澤寇
京師彥澤殺桑維翰
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
澤癸卯帝遜于遼陽

漢高祖

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
契丹德光道歸於欒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
郇公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鄴
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弘佑薨九月庚辰帝北征
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
歲殿

隱帝

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
拒命盜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

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越人廢其君侖十一月殺李崧士申葬高祖皇帝于春陵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寒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三年二月初學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揚邠史弘肇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弘義滑州宋延渥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陂

帝視帥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贊馮道往徐州迎贊誅蘇逢吉劉銖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布萼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于宋州

周高祖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漢隱帝楚人殺萼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兖州慕容彥超拒命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兖州城下乙亥克兖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

春
卷
九
征九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遜吳人復楚地也

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

十二月誅王殷

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

壬申帝至自南征

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漠三

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

帝崩于萬歲殿

恭帝

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

皇帝于慶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

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河南集附錄

本傳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
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
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
度掌書記知伊楊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爲館
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敕榜朝堂戒百
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
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
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監唐州酒稅

卷之二十七

本傳

河南集附錄

西北久安洙作敘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
敘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
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垂乘
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
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
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
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
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
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
矣并寇旣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

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
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
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
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
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
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
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
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
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人易以
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二復命貴臣監督進

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激幸於

一戰庸非惑哉兵旣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鑿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戎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徽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未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

蓋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它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人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饗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

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當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衛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

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又爲述亨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課凡雜議
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爲經略判
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深知頃之劉平右
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
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便殿召
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
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土兵省
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竦具
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賢

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
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
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
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
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
傳文吏無軍責而或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
忠辨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
直集賢院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
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
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

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疆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劬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之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

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

今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頌自詘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

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公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此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卽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

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

管遣劉滄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若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秦滄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滄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諭狄青械滄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路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

春岑閣
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
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
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
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
未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
穆脩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
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
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
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
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

尹公墓表

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諠以道晦亂世
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
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
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
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
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贊古今開判凝滯
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
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

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
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敘
燕息戎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
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
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
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
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
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
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
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徙唐

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
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
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
興軍以經略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
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
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興兵尚未習練願
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
將劉繼宗禦之爲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
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
大計當稟筭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

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爲專使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乘葛師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罇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爲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滄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滄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

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月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滄滄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

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滄等功朝
廷卒薄滄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帥孫
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
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
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爲諫官天下
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
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
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
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
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

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
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
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
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沿牒至
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
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
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
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
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
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

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堡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齟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

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忼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聞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才犖犖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讒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

獲辯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湘三班奉職沖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洙未仕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高諱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

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喪葬于撰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爲其集序矣蓋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庠本末爲最詳其敢以辭旣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尤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

兮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
 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歿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
 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
 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空嗣人之夢慶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
 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
 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
 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
 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
 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
 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
 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歿師魯少舉進士

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
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
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
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冝言師
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
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
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
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濺
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
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

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
議徙知晉州又知路州爲政有惠愛路州人至今
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
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戎二篇行于世自西
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
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
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
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
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
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

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二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

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溪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韓琦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師魯惟君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窺如材之美無用不空仁義之勇過於虎羆疑昧之決審乎著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夏人擾于西垂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徃君隨晝籌夜畫忍睡忍饑星霜矢石勞苦艱巖凡四五年心憊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

勤進督涓師懷敏之後破壞創痍君能盡力補綴
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
邊務實恥于妄爲不合小人乃啟禍基易慶晉路
奔命何疲輸忠抗論伺者乘危君前在涓屬防秋
時以公解緡貨其偏裨俾償宿負免干典彛月取
其俸送官勿虧且責効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竄
斥流離衆謂之冤君甘如飴自隨徙均帝方念茲
柰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鄧而馳范公大
賢來託孤遺謂無怛化言邑怡怡忽整衣冠盥滌
莊祇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說如斯嗚

呼哀哉彼倉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動與屯其
不肖胡佑坐來福禧以道而屯死爲人思以幸而
福生爲人嗤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
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墳麓葬不執紼奠不捧卮使
我大恨痛切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
嗚呼子期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范仲淹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

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為學

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

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

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繫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

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

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羈旅子

行其志曾不為苦才弗可掩起于賤所往貳經略

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更議橫

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
已回吉空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
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
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
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

哭尹舍人詞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
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子官汶上
又東徙乎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
不得撫其襯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
未有以卒其志爲辭而哭之

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
君實夭焉吾知君爲淡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
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春
卷
二
一
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抵號類嘯朋爭相教慧上
翔公卿下典書制君子厥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
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
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遭
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
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鈞抉六
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
匪彝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
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表豐于時
窮純淡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已而已必裕形乎家

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
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旣成道隨而生謀罔不
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黜于邊則以威
懷取寧才望旣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愠色不形
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
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恢奇鍾此具
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旣厚其稟而反
速其萎凡粵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
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
必覺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天險狼而耆汨淆參錯

顛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
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
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絕
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
庶不泯沒於陵谷

哭尹師魯

蘇舜欽

前年子漸死予哭大江頭今年師魯死予方旅長
洲初聞尚疑惑涕淚已不收舉盃欲向口荆棘生
咽喉憶初定交時後前穆與歐君顏白如霜君語
清如流子年人甚少學古衆所羞君欲舉拔萃聲
譽日搜搜不鄙吾學異推尊謂前修今踰二十年
迹遠心甚稠後會國南門夜談雪滿樓青燈照素
髮酒闌氣益適昨君握兵柄節制關外侯予才入
冊府俄作中都囚飛章力辯雪危言動前旒時雖
不見省凜凜壓衆媮旋聞君下獄六月送渭州渭

州舊治所昔擁萬貌貅堂中坐玉帳堂下森蛇矛
令巖山石裂恩煦春色浮釁生無根牙衆言起愆
尤返來入狴犴吏對安可訓法冠巧權詐刺骨不
肯抽削秩貶漢東驅迫日置郵窮塗無一簣百口
誰相調諸子繼死亡清血漬兩眸貿然幾喪明憤
苦結不瘳君性本剛峭安可小屈柔暴罹此冤辱
苟活何所求人間不見容不若地下遊又疑天憎
善專與惡報讎二豎潛膏肓衆鬼來擲廠棄局奔
南陽後事得所投心膽尚卓犖精明已彌留生平
經緯才蕭瑟掩一丘青天自茫茫長夜何悠悠萬

物孰不死死常在巖秋君齒方盛壯衆期樹風猷
二邊況橫猾四海皆瘡痍斯時忽云亡孰爲朝廷
憂予方編吳岷日自親鋤耰無緣匍匐救兀兀空
悲愁時思莊生言所樂唯髑髏物理不可詰此說
誠最優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
 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
 猿猴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
 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
 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
 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
 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
 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
 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
 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
 猿猴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
 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
 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
 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
 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
 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
 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

通於性命憂患之至空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
善人空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乎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
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
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
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
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韓琦

某啟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
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
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爲疑及閱尹氏姪子辨列
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
矣甚善某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
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爲文
字垂于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某復何言某
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
則於紀述之際空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

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
行狀與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後世
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
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
盡所蘊謫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誣以
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
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
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
假于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
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
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
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
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
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
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
之光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
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于世矣幸
甚幸甚

論尹師魯墓誌

歐陽修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
 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
 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
 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
 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
 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
 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
 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
 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

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

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淡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

非罪益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狗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淡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淡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淡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乞與尹構一官狀

歐陽修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
 論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
 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
 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
 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
 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
 為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臯辜流竄以
 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
 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

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
惻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裕享大禮在迓羣
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
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
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媿無獻納苟有所見不
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
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
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
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
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
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
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
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
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

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
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
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
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
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
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
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
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
空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
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

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 得復知滄州范

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
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
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
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
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
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
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
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
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

聖和學圃矩矱大略
卷之六
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
窮歟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
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
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
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韓琦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
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
達父友皆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
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
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
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爲有司所絀反
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
所記益廣所學益淡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傳吾
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

春
卷之四
五十四
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縉紳草澤上書以方略
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
仁濟者爲第一然恠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旣
而知處厚代爲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
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嘗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
繼師魯其才必爲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止
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
讒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
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
葬于緹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

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以伯
父之言告乃爲銘曰

惟壽惟夭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夭而傳嗚呼處
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兮不折善兮
不年天果主邪胡爲而然

尹判官墓誌

范純仁

君姓尹氏諱

高廟諱

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

洙師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
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官諱族系韓
魏公表師魯之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

公守南陽時予侍行師魯自鄖鄉輿疾而來託先
公以後事予得省疾于卧內見嬰兒扶床方二三
歲眉宇秀爽師魯指謂予曰此吾兒也予始識君
而愛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必謂其遠大
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於許昌方十五歲舉止
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年
忽聞君之訃驚嘆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
心淡痛大賢之失其後也君以翰林諸公薦名臣
之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公奏爲相州
安陽縣主簿黠吏易君少而爲姦君得其情皆按

以法一邑驚服魏公鎮大名復辟監倉草場秩滿
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
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
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爲文章
下筆即成不加點竄善談論有時揚摧古今一坐
皆傾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顧命元勳求解機務
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於魏公曰功成
身退乃天之道公今眷眷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
久持大權讒嫉者衆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進一
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

公嗟賞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
言性至孝十歲持母喪哀棘如禮見者嗟歎爲人
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城
府受朋友規切竦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
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
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使他吏
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
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爲薦舉公卿大
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子舅氏司農少卿
諱禹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煥奉君之喪

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南府壽安縣
甘泉鄉龕澗里先營之次而求銘於予爲之銘曰
騏驥爲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凌青雲嗣復在
幼星眸貝齒爽如秋隼一翦千里未冠能文擺落
塵腐大節可觀不屑細故才長命短器遠位跼欲
奮而萎壯年就木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
經豈徒云君躬弗蒙空在後昆勒辭于石終古其
存

雜見事跡

先是渭州西路巡檢劉滄建榮川為秦渭兩路有
 急發兵相援路出隴坻之內回遠恐下及事請募
 熟戶於山外築水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
 通援兵之路都部署鄭戩以狀聞命滄及董士廉
 董其役今韓琦宣撫陝西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
 知永興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戶今奪其地恐城
 工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二城之利不可輒
 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
 滄士廉令還滄士廉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

遂城之洙怒以二人違節制命部署狄青往斬之
青械繫滬士廉于德順軍及周詢還是戩議乃徙
洙慶州 涑水記聞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
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
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
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
但覺氣息奄奄就盡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
文曰公可出洙將逝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
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涑水記聞

知道者苟未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
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魯師自
言靜以退爲樂其人曰此犹有所係不若進退兩
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定州
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
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
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
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
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
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而笑曰希文猶以生人

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生亦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與

沈存中筆談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倡尹洙師魯次第繼其後歐陽文忠公蚤工偶儷之文及官

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益公於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他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才下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

聞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立耳
 洙何恨於湜乎甫淡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
 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南豐雜識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
 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更不當顧身公雖重希
 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愜爾魏公別錄

范文正公嘗為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
 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
 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為部刺史知
 州為太守誠為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
 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己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
 失之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為世所貴尹師魯讀
 之曰此傳奇體也畢仲詢幙府燕閒錄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
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及移
鄧州特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
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
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
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達此
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
手謂文正曰亦無鬼亦無恐怖言訖長逝沈存中
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
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為子揚次

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惠洪冷齋夜話

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褊中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輝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默記者亦不當書此周輝清波雜志

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崔銑

昔者夫子立教洙泗之間牖天下之英賢道一而已成列四科豈有所差別而然歟蓋皆不失其本心而已心者仁是也仁者天德是也是故蘊之不私已擴之則普物卽事以體道也澤人以立我也修文以限止也不然流於朴且靡術而諛曾是以爲道乎銑考執於宋得尹師魯之文所尚節義所長論兵明出事先任而無黨遭構不怒處終而精故詞簡而切旨不襲故言不躐其所不能其亦孔氏之政乎當宋代談經作傳搞詞申政者奚啻百

家然自三四儒之外許魯齋謂彌近理而大亂真
從於程氏者尹彥明稱庶幾焉行一乎敬言純乎
經道行乎富貴患難噫何尹氏之多賢歟

讀尹河南文集

金之俊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
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
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
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
之貴簡而能爲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
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
繁嚴果有當于簡即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
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靡詞無溢氣雖詳而
仍不害其爲簡也原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

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強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羣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淡于春秋辭約而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延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師魯爲古文在歐公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鄭
條柳開輩柳鄭余未及見其文穆參軍集則代州
馮秋水方伯順治間刻于金陵文疎拙詩尤劣甚
不知何以得大名也此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
雜文蓋北宋人文章之屢傳于今者猶見其全如
此集者是可寶也惜寫字多魚豕之謬安得別本
讐對之姑校正其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
改康熙十九年庚申九月新城王士禛書

湘山野錄錢思公鎮洛創一驛館命僚屬各作一
文謝希深與歐公皆五百許字惟師魯止三百八

春岩閣 卷二十八 四十一
十字語簡事備歐公媿服今攷集中不載此記豈
闕佚已多邪辛酉夏六月阮亭又識於國子監東
廂

宋宗室希弁續晁氏讀書志云志稱尹師魯集二
十卷希弁所藏二十七卷洙傳中所載亦同嘗攷
邵氏聞見錄云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
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
曰某止用五百字文成永叔服其簡古自此始學
爲古文二記皆不載于集中今此集二十七卷與
趙氏志同二十六七兩卷則五代春秋而附錄一

卷則本傳及韓忠獻所撰墓表祭文歐文忠公墓
誌及論尹師魯墓誌乞與其子構一官狀并雜見
事跡七八條阮亭壬戌冬初再記

第 35157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力

4

春
夕
月

永
三
八

四
十
五

号	第
SEITE	年
	卷
	大
	部
	册

